

雲  
溪  
友  
議

—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雲溪友議序

五雲溪人范攄纂

近代何自然續笑林劉夢得撰嘉話錄或偶爲編次論者稱美余少遊秦吳楚宋有名山水者無不弛駕躊躇遂興長往之跡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諺云街談巷議倏有裨於王化野老之言聖人採擇孔子聚萬國風謠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卻細流故能爲之大攄昔藉眾多因所聞記雖未近於丘墳豈可昭於雅量或以篇翰嘲諢率爾成文亦非盡取華麗因事錄焉是日雲溪友議儻論交會友庶希於一述乎

雲溪友議卷上目錄

名儒對

南陽錄

苾蘿遇

魯公明

眞詩解

毗陵出

巫詠難

靈丘誤

襄陽傑

馮生佞

江都事

南海非

四背篇

嚴黃門

哀貧誠

古製興

夷君誦

餞歌序

宗兄悼

夢神姥

玉泉祠

舞娥異

雲溪友議卷上

嘉業堂叢書

唐 范攄 著

名儒對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巍巍聿興之也武宗皇帝詔至殿曰朕近見二字一刃一宀莫能詳也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常遍覽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齊尙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騾麋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而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學之中無不通曉我唐之孔鄭平

南陽錄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旣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

所謂玄龜食蟻黃腰服虎飛鼠斷猿猥狐

嚙鶴以小服大皆得烏衣之旨筌遂通其義也

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

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曰此胡雛必爲國盜古亦如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

南陽異人先知之矣

梁代志公識曰兩角女子綠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

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祿字也太行山字也一

止正字也祿山果干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識曰樵市人

將盡函關馬不歸道逢

山下鬼環上繫羅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

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立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立勒稱於太平殺之不得矣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也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 苾蘿遇

王軒少爲詩寓物皆屬詠頗聞淇澳之篇遊西小江泊舟苾蘿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而見一女耶振瓊瑤

扶石筍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  
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旣爲鴛鸞之會  
仍爲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  
於浣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其石寂爾無人乃鬱快  
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數內恥無復斯  
遊澤詩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  
隣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魯公明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  
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知也山  
妻馱其餽臠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



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醮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遍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祿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委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弃其夫者

眞詩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

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穎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  
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返舊之心也或  
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唯務玄虛其妻薛媛  
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勢  
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輒  
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  
今日夫離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辭媛寫真寄夫  
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  
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

毗陵出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遂

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肩嗣灌夫乃拾其過  
而出妻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  
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爲夫婦如初雲溪子  
曰曹叔妻敘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誠酒之辭以女子之  
所能寔其罕矣爰書辭媛之事斯可附焉慎氏詩曰當  
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  
堪重過望夫山

巫詠難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  
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  
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覩題處悵然邀知一

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奇狀新閭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

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  
爲故太尉李德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  
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  
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  
流放湘沅椒蘭友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  
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  
以惑襄王非眞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唯  
慮成夢亦恐非眞李公退慙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靈丘誤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所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  
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也

然悉爲丘壠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  
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  
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  
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邠與俗塵同旣言白日昇仙  
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襄陽傑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頓鄭書  
傲倪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  
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眞天子之  
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  
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

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  
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  
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  
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  
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  
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  
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  
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  
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卽薛  
太保愛妾至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  
今圖畫觀之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

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  
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  
莫之測也郊則憂悔而已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  
百千小哉何靳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幌  
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  
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  
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  
曰丈夫不能立功立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  
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



縉帛費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雲溪子曰王敦驅  
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恡  
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譚歷觀國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  
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  
行雲殷懃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馮生佞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  
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  
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悻赧方有狐首之思  
歟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  
之闔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乎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

與員外故舊聞者以道明言啟之及引進陶訶曰與公  
昧平生何方相識矣道明日誦員外之言抑員外之德  
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  
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  
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  
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媚馮子匪藝  
而求知其兩違之文園豈尙也

江都事

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蒼  
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楸角  
觥之戲旣至果然趨徑也翌日於毬場內犒勞以駕車

老牛筋皮爲炙瘤魁之饜

魁酒釀也盛一斗二升多以  
猶槐榴爲之或銅鑄也

坐四輩於地茵大拌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麤莫  
敢就食獨五千曠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  
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域健胡又令試於觥戲蒼龍等  
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眾爲之披靡於是獨進五  
千蒼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大  
梁城北門常扃鑰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驪子營騷  
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平秦也李公旣治淮南決吳湘  
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  
潛形疊迹然出於獨見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將評事及  
弟仲將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於元將之館而

叔呼焉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  
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鄭圃也與丞相同年之  
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  
以僕人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皆抵極法令  
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  
適憇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  
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貌  
若死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  
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懼羅不測之禍渡江過淮者眾  
矣主吏啟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  
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

境者也又忽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  
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懸車白尙書先寄元相公詩  
曰悶勸透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大丘度性透嗜酒  
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卽丘度之子也謂李公  
曰小子每憶白廿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二丈詩  
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矣凡是官族相  
快辛氏子之能忤誕丞相之受侮剛腸暫屈乎有一曹  
官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  
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傷嘆左右皆竊笑焉又  
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  
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櫛楚凡所書判或是卒然

故趨事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  
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  
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  
子四海無間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  
誰知盤中浪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東之日  
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銘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  
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猷看經坐便是浮生得  
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之詩而笑曰僧有漁  
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堅而不恕焉復爲二絕  
而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  
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簪

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  
僧詣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云貧  
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  
莫敢候門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終于相  
者也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藁致主藏僧  
毆打終身所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凭笈而晝寢有  
老僧齋罷見一大虵上剎前李樹食其子焉恐其遺毒  
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虵乃望東序而去遂入李秀才  
懷中倏而不見矣公乃驚覺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覩  
否李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  
乃見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赴

舉將行減以衣鉢之資酷喻之曰郎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尤過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唯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爲龍宮寺額嗟老僧之已逝爲其營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於龍宮一寺矣雲溪子曰蕭相國立殊勳方明昴宿前漢史謂鄼侯昴星之精爾杜元凱因醉吐始見虵形則李公食李於龍宮其不謬矣

### 南海非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夕爲余妾余以鬢髮蒼黃倦於遊從將爲天水之別止素秋之期縱京洛風塵亦其志



也趙屢對余潛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卽泛輕舟暫爲南  
北之夢歌陳所契詩以寄情曰鸞鳳分飛海樹秋忍聽  
鍾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瑤琴送我愁山遠  
莫教雙淚盡鴈來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臨邛市畫舸  
朱軒萬里遊

萬里橋  
在蜀川

房君至襄州逢許渾侍御赴弘農

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託許其諾焉纔到府邸遣

人訪之擬持薪粟給之曰趙氏卻從韋秀才矣許與房

韋俱有布衣之分欲陳之慮傷韋義不述之似負房言

素款難名爲詩代報房君旣聞幾有歐陽四門詹太原

之喪

歐陽太原亡姬之事孟簡  
尚書已有序詩述之矣

渾寄房秀才詩曰春風

白馬紫絲韁正值蠶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

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卻認羅裙碧草長爲報  
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

四背篇

劉長卿郎中皆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劉君  
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也每題詩不言其姓  
但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譏也宋雍初  
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  
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  
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  
佳致乎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  
清江上人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

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 嚴黃門

武后朝嚴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戎曹權過京尹至今爲寮者願得安之之術焉定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鬢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旣妊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定之薄其妻而愛其子武年八歲詢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定之妾也未常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母曰吾與汝母子也以汝尙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其母悽

咽武亦憤惋難處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定之歸驚愕視之乃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而致之定之呼武至曰汝何戲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定之子而每抑邊恐其非器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定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台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矣房太尉綰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乎李太

白爲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略曰劒閣崢嶸而崔嵬  
一夫當門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此謂武  
之酷暴  
矣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  
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  
嗟杜初自作闔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  
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陳冕字  
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  
齡申寃當時用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  
嚴武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殺後  
爲彝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

哀貧誠

余以曾子迴車不入勝母之閭呂不韋有桐輪之媚是

乃曾參立孝行之名不韋抱淫邪之責邇之進退者豈以二子而鷹是非乎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干謁時貴有歸評事任江陵醴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旣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云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敏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餼糧主人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醴院情況款密且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快恨悔而不能明與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焉舉士沈擢旣違名路從知長沙每述於同院眾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爲報艷妻兼

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古製興

文宗元年秋詔禮部高侍郎錯復司貢籍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其李肱乎次則王收日斜見賦則文選中雪賦月賦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任用李肱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勢參差霞衣競搖曳醮罷水

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  
音聖明知善繼上披文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  
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乎之正可以爲傳秦嬴統天下  
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問曷不非也評曰李君  
文章精練行義昭詳策名於睿哲之朝得路於韋蕭之  
室然止於岳齊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夷君誦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昆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  
而吹到新羅國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  
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第榮歸  
吾必祿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華夏乎因與行餘



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  
土地所宜不識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律者其唯士大  
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辭揚舡背扶桑而去新羅  
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閑典教不謂尙有無知之俗  
歟行餘還至鄉井自以貪恡百味好衣愚昧不知學道  
爲夷狄所咄况於英哲也

餞歌序

李尙書訥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山上鴈初飛其聲  
激切召至曰去藉之妓盛小聚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  
聚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  
也今色將衰歌當廢矣時察院崔侍御元範自府幕而

拜卽赴闕庭李公連夕餞崔君於鏡湖光候亭屢命小  
叢歌餞在座各爲一絕句贈送之亞相爲首唱矣崔下  
句云獨向栢臺爲老吏皆曰侍御鳳閣中書卽其程也  
何以老於栢臺眾請改之崔讓曰某但止於此任寧望  
九遷乎是年秋崔君鞠獄於譙中乃終於栢臺之任矣  
楊封盧高數篇亦其次也聽盛小叢歌送崔侍御浙東  
廉使李訥綉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歛翠蛾曾向教  
坊聽國樂爲君重唱盛叢歌奉和亞台御史崔元範楊  
公留宴峴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獨向栢臺爲老吏可  
憐林木響餘聲團練判官楊知至燕趙能歌有幾人落  
花迴雪似含嚔聲隨御史西歸去誰伴文翁怨九春觀

察判官封彥冲蓮府纔爲綠水賓

陳果之在王儉府似芙蓉泛淥水故有此

句忽乘駿馬入咸秦爲君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

人觀察支使盧鄴何郎戴豸別賢侯更吐歌珠宴庾樓  
莫道江南不同醉卽陪舟楫上京遊前進士高湘謝安  
春渚餞袁宏千里仁風一扇清歌黛慘時方酩酊不知  
公子重飛觥處士盧澗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  
鏡中桃葉不須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風

宗兄悼

滕倪苦心爲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郎中吉  
守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白髮不知  
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

意見人無懼心且曰魏文酷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  
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疎遠矣倪旣秋試捧笈告  
遊及留詩一首爲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  
子再相見也乃祖於大臯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  
於商於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  
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  
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卻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  
不得丹霄無路接差池

夢神姥

盧著作肇爲華州紇千公泉防禦判官遊仙掌諸峰歇  
馬于巨靈廟忽寐夢在數間空舍中見一老嫗於大釜

中燃火盧君詢其所由曰老人是華岳神母也又問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椽子也用此奚爲母愀然曰食之也盧曰且兒爲五岳神主厭於禱祠母食樹子豈無奉養之志乎母曰以神鬼之道雖有君臣父子禍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名字者不得饗焉盧夢畢召岳廟祝別置神母位常饌出生一分公宴則闕在家忽遺忘之噦咽而體中不快也雲谿子曰親聞范陽所述故書之

### 玉泉祠

余以鬼神之道難明也親之不見聽之不聞朝賢后於盟津報受禪於晉禳禱祀名山大川則其兆應也蜀前

將軍關羽守荊州夢豬嚙足自知不祥語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吳必不還爾果爲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蜀

遂亡荊州

今吳楚之俗夢半豬者乃書其屋柱而禳之

玉泉祠天下謂四絕

之境或言此祠鬼興土木之功而樹祠曰三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允敬者則髣髴似覩之緇俗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厨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

### 舞娥異

李八座翽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

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  
事乃故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

夏卿之盾  
正卿之姪

曰妾

以昆弟天喪無以從人委身於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  
咽情不能堪亞相爲之吁嘆且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  
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禱延與韓夫人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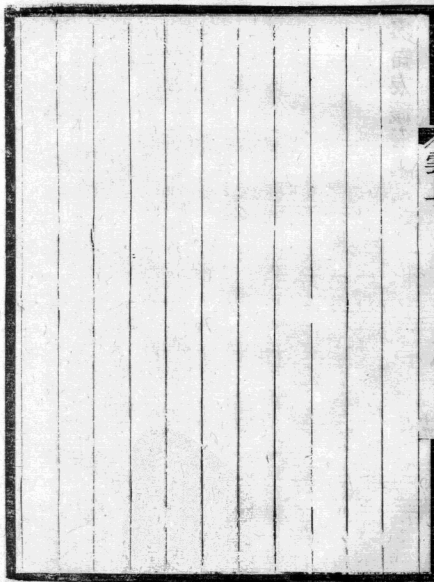
夫人吏  
部之子願

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媵遂於賓榻  
中選士而嫁之也舒元興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  
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  
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尙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合當  
大辟引慮之時啟鳴曰某偶黷典章卽從誅戮然昔於  
羣山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死而

無恨歟乃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鸞鶴同遊可與孫阮齊躅去其械梏蠲其罪乎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瀏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之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及至發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聞思鄉情莫不淒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業可爲伶人爾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也夫徐晃持刑而行陣齊整慕容貸法而兵士傾心寬猛相濟故無不均前聞于襄陽鵬鶚高舉後有李漢南文學推能于李之雙名眞亞匹也雖楊杜之齊勳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雲谿友議卷上



雲溪友議卷中目錄

葬書生

玉簫化

苗夫人

思歸隱

買山讖

吳門秀

錢塘論

辭雍氏

李右座

衡陽遁

三鄉略

狂巫訕

彰術士

雲中命

譚生刺

弘農忿

賢君鑒

澧陽宴

白馬吟

中山悔

贊皇勳

南黔南



雲溪友議卷中

唐范攄著

葬書生

劉侍郎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

輕舉之便又於曹溪探釋氏闕戒遂披僧服焉

僧名北  
溢納

之筠川方等寺廬岳東林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  
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

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

跼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

緇屬果其然也尋改窆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栢函劉君

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鷄子勸

軻立食之食訖明爽雖冥冥之道其不妄言軻嚼一卵而吞二者猶豫未食手握之而覺後乃精於儒學而隸文章因榮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身爲傳記吏部尙書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焉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之修史時宰輔得人藩條有事朝廷凡有瑕勦悉欲書之冀人揚勵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常暮則沈湎而出韓公曰史官國之樞機也其如沈湎之醉乎雲溪子以劉公之居史館而爲兩端夫杜微之聾也推蜀賢於葛亮阮藉之醉也託魏史於王沈恐危難之逼假聾醉而混時遇物從機卽其尙也昔文王葬枯骨德王岐周鄒

湛痊甄舒而名魁峴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遂通三學  
可謂古人乎前者有鄭廣文虔者明皇時爲文館故以  
廣文號焉編集之外唯曰嗜酒觀嬪妃之貴必致家邦  
之禍乎杜工部遺之歌略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  
醉則乘馬歸頗遭官長罵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  
官獨冷諸公往往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才名四十  
年座客寒無氈近者蘇司業環時時與酒錢予以劉磁  
州之醉與廣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爲非也

玉簫化

西川韋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

姜輔相國之從兄也

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恭事之禮如

父叔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候侍  
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  
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  
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  
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察啟緘遺以  
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  
昏暝拭淚乃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旣悲且  
喜寶命青衣從往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  
遂爲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  
枚并詩一首五年旣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  
二年暨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



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着於中指而同殞焉後韋公鎮蜀到府三日詢鞠獄情滌其寃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荆寶否韋公曰深憶之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答曰某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清城縣令家人誤焚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便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幕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經蕘茨數洞方謂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

雀銜來已數春別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爲  
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  
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  
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  
曰承僕射寫經僧佛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卻後十二年  
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袂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  
隔矣後韋公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  
深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嚮附瀘夔歸心因作生  
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  
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眞姜氏之玉簫也而  
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

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議者以韋中書脫布衣不五秋而擁旌鉞皇朝之盛罕有其倫然鎮蜀近二紀雲南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禮樂易祗歸仁彼我以鹽鏹貨賂悉無怨焉後司空林公弛其規准別誘言化復通其鹽運而不贍金帛遂令部落懷二猾悍邦君蝨蠹爲羣侵逼城壘俘掠士庶妻子其萬人乎雍陶先輩感亂後詩曰錦城南面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或謂黜韋帥之功削成都之爵且淮陰叛國名居定難之始竇融要君迹踐諸侯之列蓋錄其勳而不廢其名乎所讓不合教戎濮詩書致閑兵法考其銜怨有以而莫敢斥言故乃削爵黜功是爲大謬矣

苗夫人

張延賞相公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聳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公晉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鑒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與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矣其於眾多視之悒快而不能制遏也臯妻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遂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費以七驢馱物每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也其所有者清河

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冊而已清河公覩之莫可測也  
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獨居其  
上也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替妻父清河公  
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回  
驛去府城三十里

上皇發駕日以爲名

有人特報相公曰替相公

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翺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

郎也張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

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

初有咎姬巫者每述禍崇

其言多中乃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

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也 苗夫人又

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誚未嘗一言  
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

誤張公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  
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展男子平  
生之志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賢哉韋公侍  
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人不敢忽於貧賤東床  
者乎所以郭泗濱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  
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思歸隱

江西韋大夫丹與東林靈轍上人騰忘形之契篇詩唱  
和月唯四五焉序曰轍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味  
之皆麗絕於文圃也

卽蓮花峰石鏡虎跑泉聰明水此  
白鹿洞鐵船康王廟爲七詠也

七篇者俾子益起歸歎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於三二

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峰觀九江之水是時也飄然而  
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爾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爲一  
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羽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  
丹霄馳心於太古矣偶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  
法友譚玄幸先達其深趣矣予謂韋亞台歸意未堅果  
爲高僧所誚歷覽前代散髮海隅者其幾人乎寄廬山  
上人轍公詩曰亞相丹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  
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轍奉酬詩曰  
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買山讖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

見僧中令京挈於瓶鉢彭陽公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

不懾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

青州尚書緒後以進士舉上第乃彭陽令狐公之舉也

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

公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乎吳汝南詣闕申冤蔡君先勝之曰是主上

憂國之時乃臣下無私之日臣謫居澧州厲員外立所辱稍遷撫州刺

史常稱宇內無人對僧徒則非大品之談遇道流則五

千言之義接儒士自比端木之賢於仲尼次論周易則

評九聖之謬來者縱得相許有始而無卒焉謂丁遷郡秀才等郡

有汝水爲放生池不與漁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釣於



此蔡君張皆遣吏捕之釣者乃爲詩曰拋卻長竿卷卻  
絲手携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  
時京覽詩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字或有識者曰野

人張項也

項字不惑本姓王氏隱而不言

蔡牧益自驕矜作詩以責商

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  
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道經湘口零  
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遲座有瓊枝者鄭  
君之所愛而席之最姝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交  
所爲多如此類德義者見鄙終其不佳也行泊中興頌  
所僣勉不前地名在浯溪也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意纔到邕  
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權厝於此二子延近號訴蒼天

未終喪而俱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則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吳門秀

昔張茂先謂陸機曰君家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又見褚生

言褚陶也

故知吳門

之德不孤川瀆之珍不匱矣予以朱齊已降朱張顧陸時有奇藻者歟陸郎中暢早耀才名輦轂不改於鄉音自賀祕書知章賈相航願著作况譏調秦人至於陸君者矣貢舉之年和羣公對雪詩落句云天人寧底巧翦水作花飛又山齋翫月詩曰野性平生唯好月新晴半

夜覩嬋娟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經崔  
諫議玄亮林亭曰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在越每經  
遊蘭亭高步禹跡石帆之絕境如不繫之舟焉初爲西  
江王大夫仲舒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府公微言拂  
衣而去辭曰不可偶爲大夫參佐而妨志業耶王乃固  
留不已請舉自代然後登舟曰滂子姪得耳渠曾數辟

不就暢召必來

陸滂員外暢之姪也

而乃採藥西山飲泉滂水

建昌

之南也今新吳昔許眞君銘曰有水曰滂有漁曰鮠天  
地昏冥何以伏藏又謂眞君淬劍之水鑄鍛者多於此  
水砥礪也朝客聞之以爲仕隱也美譽益彰及登蘭省遇雲

陽公王下降劉都尉百僚舉爲儻相詩題之者頃刻而  
成其詩亦麗也詠簾詩曰勞將素手卷蝦鬚瓊室流光

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詠行障詩

曰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顏

色不隔雲中語笑聲詔作催粧五言詩一首曰

得花雲字

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

栢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

陸君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

陸亦酬和六宮大哈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物之

外別賜宮錦五十段楞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賞叻翰

之端也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

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此篇或謂內學宋

若蘭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孫也陸君酬曰粉面

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柰  
烏鳶噪鵲橋

錢塘論

致仕尙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  
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圍甚密他處未  
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  
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  
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慙媿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  
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  
開唯有數苞紅幘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  
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

徐二生未之習隱名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  
白之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劔倚天外賦餘  
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祐其次耳張曰祐詩  
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  
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詩曰此  
大江中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  
漢鍾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祐觀獵四句及宮詞白  
公曰張三作獵詩以較王右丞子則未敢優劣也王維  
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  
輕忽過新豐戍還歸細柳營迴看失鴈處千里暮雲平  
張祐詩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

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  
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無  
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解破青山色徐凝賦曰  
譙周室裏定游夏於立凌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  
我明公薦豈唯偏黨乎張祐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  
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鑿且鴻鍾運擊瓦缶雷鳴榮  
辱糺繩復何定分祐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柷而歸二生  
終身偃仰不隨鄉賦者乎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  
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  
嗤因茲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  
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囁嚅公

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尹曰李直木

林宗字也

吾之

猶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  
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非之論懷不  
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則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  
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  
君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  
君前此歌宮娥諷念思鄉而起長門之思也祜復遊甘  
露寺觀前盧肇先輩題處曰不謂三吳經此詩人也祜  
曰日月先到山川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  
門迴因而仰伏願交於此士矣

辭雍氏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嘲曰誰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篋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了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競灼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祜涯久在維揚天下

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暢此時之意也贈  
詩曰覓得黃驪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  
成差一朵能行曰牡丹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  
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日  
暮迎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  
覺恩情逐曉風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籬槿花還  
似去年時淡黃衫子都無也腸斷丁香畫雀兒崔生之  
妻雍氏者乃揚州摠効之女也儀質閒雅夫婦甚睦雍  
族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贍每厚崔生常於飲食之處略  
無裨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  
然杖劍呼女而出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襲弓馬養

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別醮便令  
出家汝若不從吾當揮劍立令涯妻剃髮爲尼涯方悲  
泣悔過雍亦不聽分疏親戚揮慟別易會難涯不得已  
裁詩留贈至今江浦離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也詩  
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日宮中  
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李右座

李相公林甫當開元之際與巷陌交通權等人主天下  
之能名須出其門也如不稱意者必遭竄逐之禍雖楊  
國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愛之眾皆不勝其珠翠嘗賜  
宮娥二人一者潛歸私家經旬方還相公亦乃不知其

榮顯謂之右座相公軒蓋諸侯見者如履冰谷舉子尉  
遲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頻年不第投書于右座皆擊  
刺之說匡有暮行潼關之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  
天又觀內人樓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又  
塞上曲云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鑒  
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銜冤不假陶鑄之力  
則從四夷八蠻分爲左袵矣豈爲進人乎豈爲賢相乎  
及得相見右座曰有一蕭穎士旣叨科第輕時縱酒不  
遵名教嘗忤吏部王尙書巨然以文識該通孰爲其敵  
君子不遺其言幾至鞭撻子之詩篇幸未方於穎士且  
吾之名復異於王公

言王  
吏部

重欲相于三思可矣匡知右

座見怒惶怖而趨出，恧屑無依，退歸林墅，罷寧戚之高，歌効約成之獨樂，登山臨水，勞灼灼之音焉。且李君之爲輔翊，妬賢害能，太平之基因而覆餗也。昔重華登用，進二八於明君，姬旦爲相，述四人於少主，故行流殛之刑，成吐握之美。乃帝子之股肱，萬方之軌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殘賊，不慕姚姬，非唯其殃，乃其宜矣。

衡陽遁

徐侍郎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議，恐其罪累，乃逃隱衡山岳寺，爲東林掇蔬行者，而暗啞不言者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以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行者乃畫地曰：某

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也乞試之及試乃題數行羣  
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時李北海邕遊岳過寺觀其題  
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於公已  
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飾以簪裳僧嘗杖擊者潛匿無地  
徐謂邕曰吾恐逢非罪邂逅深山凡庸僧輩安能識我  
汝無疑也江夏公因戲之云徐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  
水憶迴舟又暮雨水猶濕春風帆正開徐曰啞啞之日  
時亦默而誦之二聯乃安貞佳句也因同載北歸止潭州察使水  
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瀟湘逢故人得隨  
歸客止乎汀洲之娛若幽谷之觀太陽者矣不然委頓  
巖谷卒於寺隸也

三鄉略

雲谿子素聞三鄉之詠悵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吳郡陸君貞洞或紀其年代而不知者矣用序乎然羣書有無名氏樂府集無名詩今簡陸君之意詩序亦云姓字隱而不書夫序者述作之本意編其舊序是詩繼和者多不能徧錄略舉十餘篇以次之無名序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初蘭佩蕙每貪幽閒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筭至于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也門絕囂塵花木叢翠東西隣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閒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

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吊影東邁涉澗水歷  
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號略抵陝郊揖嘉祥之清流面  
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讌笑之地綢繆之所  
銜冤加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尙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  
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  
抱絕筆慟哭而去以翰墨非婦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  
隱而不書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又賦詩曰昔逐  
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兩  
爲雲過此山和詩十一首進士陸貞洞惆悵殘花怨暮  
春孤鸞舞鏡倍傷神清詞好箇干人事疑是文姬第二  
身同前王祝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



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卽迷劉谷蘭蕙芬芳見玉姿  
路傍花笑景遲遲苾蘿山下無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  
王條浣沙遊女出關東舊迹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  
限事年年迴首向春風李昌鄴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  
幽怨發雲閨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碩  
無姓無名越水濱芳詞空怨路傍人莫教才子偏惆悵  
宋玉東家是舊隣李縞會稽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  
女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傍空爲感千秋張綺洛川依  
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  
恨寄三鄉高衢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獨  
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韋冰來時歡笑去時

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宮流水莫相  
催五言復覩三鄉題處留贈賈馳壁古字未滅聲長響  
不絕蕙質本如雲松心應耐雪耿耿離幽谷悠悠望歐  
越杞婦哭夫時城崩無此說

狂巫訕

太僕韋卿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  
韋門曰某善禱祝星神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卿不  
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菓香燈等巫者乘  
醉而至請韋卿自書官階一道虔啟於醮席既得手書  
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公公族拜  
乞之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翫用財物悉與

之時湖上崔大夫偁充京尹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  
輩里胥話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韋覲曾令我  
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旣當申奏宣  
宗皇帝召覲至其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詔曰韋覲  
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  
之罪原其師誣誑便付京兆處死訖申韋則量事受責  
門下議貶潘州司馬雲谿子曰昔晉獻因嬖姬之譖申  
生不終孝道漢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軀事莫爭  
於當時仁必傷於舊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親綜萬  
機恩覃九裔可以農軒比德舜禹同規測韋氏之深寃  
獲全家之盛族雖之嶺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遠北

鳥飛不到南人誰去遊天涯浮瘴水嶺外向潘州草木  
春秋暮猿猱日夜愁定知遷客淚應只對君流

彰術士

昔許負謂薄姬必貴何顛謂曹瞞必傑是挾天子而號  
令諸侯其言所驗編於簡牘夫藝術於時者不可不申  
揚讚瀾東李尚書褒聞婺女二人有異術曰婁千寶呂  
元芳發使召至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家從事問曰府  
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  
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  
公李公曰僕他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陰  
尚書畫鷁百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

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卽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無以證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竇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婁千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

望海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竇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遷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薨變是無他拜盧纁判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李服古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穀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圃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正範郎中止於九江二侯皆自南宮止於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峰青州節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說焉又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婁干寶曰勝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

形也

周易卜得震卦如聞雷不見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

當此之時或陰人之所

譖也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乎後杜公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失其大望也乃歎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芳又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尙書尋亦薨于鄆州鐘離侑少詹昔歲閒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雲谿子曰白童駮之年知之方敢備錄

### 雲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積屍滿中原士族隨車駕也

伶官張野狐感栗雷海清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  
舞劍初上自擊羯鼓而不好彈琴言其不俊也又寧王  
吹簫薛王彈琵琶皆至精妙共爲樂焉唯李龜年奔迫  
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  
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龜年曾於湘  
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綵  
纈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  
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右丞所  
製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慘然龜年  
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  
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茗唱祓禊畢放還且言



主人卽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有何憂乎後  
李校書羣玉旣解天祿之任而歸涪陽經湘中乘舟題  
二妃廟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共儼然  
野廟向江空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  
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嚔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又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  
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  
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  
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  
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  
李君乃悉具所陳俄而影滅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

嶺至于潯陽潯陽太守段成式郎中素爲詩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段乃爲詩哭李四校書也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譚生刺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也因書絕句以貽後之來者觀其題處經遊之者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壘壘松

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弘農忿

東川處士柳全節習百家之言衣華陽鶴氅或呼爲柳尊師又曰柳百經也有子棠應進士舉才思優瞻見者奇之龐嚴舍人睠眄諸歌姬方戲於堦問堦頭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遽命姬者飾粧召柳秀才對觀之龐公曰恐堦上遠見不得分明因請細而觀矚棠深恥之不辭而去時裴諫議休相公因對事出漢州卽棠舊知也聞棠來且喜及再謁則藍衫木簡而已裴公問其故對曰名場孤寒虛擲光景欲求斗粟之養以成子道焉有宴召馮戡胡據柳棠三舉士裴公於棠名下注曰此柳秀

才已於鹽鐵求事不用屈私令棠見之蓋惜其舉子也  
柳棠之欲罷舉者爲龐門之有失矣乃棄藍袍而歸舊  
服非時請見司諫司諫謂曰酌然子年方少篇翰如流  
不可驥垂長坂蘭謝深林况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  
與薦書開成二年上第後歸東川歷旬於狹斜舊遊之  
處不謁府主楊尙書汝士楊公謂諸賓曰每見報前柳  
棠秀才多於妓家飲酒或三更至暮竟未相訪社日必  
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鄉矣斟三器酒內一巨魚盃  
棠不卽飲楊公乃誚曰文章謾道能吞鳳盃酒何曾解  
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須遭這老尙書棠答曰未向  
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恨鯤化

成鵬也不難初棠與馮戡爭先棠所頡頏及第後戡與  
詩曰桃花浪裏成龍去竹葉山頭退鷁飛棠戡爲友甚  
善焉柳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于忤楊公詩曰莫言  
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  
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閔尙書與楊公中外昆弟況有  
朗陵之分東川益怒爲書讓其座主高錡侍郎曰柳棠  
者兇悖嚚豎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犬子且膺門之  
貴豈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濫司文柄以副懸旌夙  
夜競惶恐招訕謗是以搜求俊彥冀輔聰明不敢蔽才  
與棠及第東川又書曰昔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也昌  
邑殺王式式昌邑之師也而怨霍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興

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  
易前書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寧  
失於何植王條也高公又復書曰唐堯之聖也不致丹  
朱之賢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墜  
典伊祁九子盡可等於黃唐門人三千悉能繼於顏閔  
若棠者自求瑕玷難以磨滅其所忤黷尊威亦予謬舉  
之過也棠聞二公交讓不任憂惕又不敢遠申卑謝遂  
之劔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畫松竹狗兔以十五侯而四  
郡守棠至聯夕而飲王君辭曰某以衰朽恐乖去就小  
男忝趨文場不知許容侍座否老夫暫歸憩歇焉王氏  
之子泊醉輕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稱舉人與棠分有前

後畫師之子安得無禮於先輩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戴黃葛巾謂棠曰我大似賢尊尊師幸不喧醜耳棠轉益怒叱咤而散柳生雖登科第始參越巒軍事而天喪且渤海高公三榜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若柳棠者誠累恩門舉主昇平裴公曰人不易知乎

### 賢君鑒

唐宣宗十二年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博學宏詞選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進士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潘等對上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中書對曰賦卽偏枯叢雜論卽褒貶是非詩卽緣題落韻只如白雲起封中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常有例也

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詩  
曰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  
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  
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上鑿  
錢公此年宏詞詩曰且一種重用文字此詩似不及起  
起則今之協律之字也合於匏革宮商卽變鄭衛文奏  
惟謝朓云洞庭張樂砌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  
江漢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摛藻妍華無以加其前進宏  
詞詩重字者登科更待明年考校起詩便付吏選

澧陽讌

故荊州杜司空棕自忠武軍節度使出澧陽宏詞李宣



古者

李生會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

數陪遊宴每謔戲於其座或以

鉛粉傅其面或以輕綃爲其衣侮慢旣深杜公不能容  
忍使臥亘古於泥中欲辱之檟楚也長林公主聞之不  
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尙書不念諸子學又擬陪李秀  
才硯席豈有飲筵而舉人細過待士如此異時那得平  
陽之譽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於東院以香水沐浴更  
以新衣卻赴中座貴主傳旨京兆公請爲詩冀彌縫也  
李生得韻書之不勞思忖也詩曰得高紅燈初上月輪  
高照見堂前萬朶桃威栗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  
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  
令舞來按去使人勞杜公賞詩貺物十箱希無愧於一

醉也後二子裔休孺休皆以進士登科人謂之曰非其  
母賢不成其子時澧州宴席米糺崔雲娘者形貌瘦瘠  
而戲調罰於眾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也李生  
乃當筵一詠遂至鉗口又杜牧侍郎罷宣城幕經陝圻  
有錄事肥而且巨而讐其詞牧爲詩以挫焉復州陸巖  
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一詩至今權狎之所辭吟之篇  
無不低顏變色也贈崔雲娘李宣古何事最堪悲雲娘  
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怕肩侵鬢唯愁骨  
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贈肥錄事杜紫微盤古  
當時有遠孫尙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  
紅旗補破裊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

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樂坤陸君贈胡子女自道風  
流不可攀那堪蹙頰更頽頽眼睛深卻湘江水鼻孔高  
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  
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徃還

白馬吟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已歎其運  
蹇也薛平僕射出鎮浙西投城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  
之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緊時趨  
劔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卹  
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勾吳薛聞之曾將  
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馬披鬃

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尋跡月下牽來  
只見鞞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  
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河東公覩詩曰若不留絆行  
軒邠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厚送篚賂餞行曾後  
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李珪郎中  
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來擇書記辭重評事  
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曾每與諸公評論則言笑  
彌日侍於相公則輕佻無所畏怵遂獻雪山賦一首言  
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障攢峰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  
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  
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獻鱖鱖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

翻身上波爲鷓鴣所獲柰魴鱖之何相公覽賦而笑曰  
昔趙元淑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  
彩投贄者無以出於曾曾有過忤不至深罪矣乃知相  
公之用心乎又作潼關賦而刺中朝此關倚大華瞰黃  
河雖來往攸同而歎有異也乃與賈島齊譏爲時所忽  
至於潦倒誠可惜哉後温廷筠爲賦亦警刺少類於平  
賈而謫方城乃詩曰侯印不能封李廣別人巨隴似天  
山舉子紀唐夫有詩送之時温廷筠作尉紀唐夫得名  
蓋因文而致也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  
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飲綠醕消積  
恨莫言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

津

中山悔

襄陽牛相公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及至昇超諸公  
悉不如也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  
其文且曰必先輩未期至矣然拜謝礧礧終爲怏怏乎  
歷廿餘歲劉轉汝州隴西公鎮漢南枉道駐旌旄信宿  
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公承詩意方悟往年改張牛公  
文卷因誡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  
非况漢上尙書高識達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  
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誡其子云吾  
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忠爲上也席上

贈汝州劉中丞襄州節度牛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  
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  
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  
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奉和牛尙書汝州刺史劉禹錫昔  
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  
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  
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  
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  
可以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  
竟夕方整前驅也中山公謂諸賓友曰子昔與權丞相  
德輿度詞同舍郎莫之會也度詞隱語  
時人罕知與韓退之愈優  
劣人物而浙袁給事同肩與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

部紳與柳子厚宗元評修國史而薄侍郎袞與呂光化

論制誥而鄙席舍人叢余二十八年在外五爲刺史

言遵

道路知蘇而不復親臺省以此將知清途隔絕其自取

杭五郡

乎或有淡薄相於緘翰葬鹵者每吟張博士藉詩云新  
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閒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  
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則幽居之趣少安乎余  
友稀舊人名爲異代近日爲文都不愜洛中白二十居  
易苦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濶南壤洞庭寬又石頭  
城下作云山連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余自知  
不及蘇州韋十九郎中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  
渡無人舟自橫嘗過洞庭雖爲一篇靜思杜員外甫落



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危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句實爲佳對又皇甫博士湜鶴處雞羣賦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見異類如屈原之相處唯我獨醒然二君矜衒俱爲朝野之絕倫余亦昔時直氣難以爲制因作一口號贈歌人米嘉榮曰唱得梁州意外聲舊人唯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夫人遊尊貴之門常須慎酒昔赴吳臺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爲余開宴沉醉歸驛亭似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伎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狀啟陳謝杜公亦優容之

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輕忤三司豈不難也詩曰高  
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  
盡蘇州刺史腸中山劉公後以太子校書尚書  
令呼到爲州牧也曰頃在  
夔州少逢賓客縱有停舟相訪不可久留而獨吟曰巴  
人淚逐猿聲落蜀客舟從鳥道來忽得京洛故人書題  
對之零涕又曰浮生雖至百年倏爾衰暮富貴窮愁寔  
其常分胡爲嗟惋焉

贊皇勳

朱崖太尉  
之封也

石雄僕射初與康誼同爲徐州王侍中智興首校王公  
忌二人驍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也尋授石州刺  
史有李弘約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負弘約資貨累

自窘索後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約遲疑恐石君怒遇里有神祠祈饗皆謂其靈弘約乃號啟於神之祝父子俱稱神下索紙筆命弘約書之約又不識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當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爲河陽鳳翔節度復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須闕密不異耳聞之弘約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見甚悅尋潞州劉從諫背叛朝廷議欲討伐贊皇之爲上宰而用於石英雄奮武奪得天井關後其劉振又破黑山諸蕃部落走南單于迎公主歸國皆雄之展効也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驅馳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僕射詣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

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鎮養老相府曰僕射潞州之  
功國家以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兩鎮  
之重豈不爲酬賞也石乃復爲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悉  
如巫者之言乎太尉相公洎謫潮州有客復陳石僕射  
神祠之驗明其盛衰有數稍抑其噎鬱乎再貶朱崖道  
中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  
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  
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  
城樓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欲似  
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先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薨變  
於此今朱崖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與韋丞相有齟年

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尚書宗儒相公勸表雪韋公之  
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感其遠謫不  
還爲文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  
奠敬祭于故相國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乎  
賢相德邁臯陶功宣呂尙文學世推智謀神貺一邁讒  
嫉遠投荒障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諒野掇澗蘋  
思違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  
丘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鶴之愁嘻吁絕域寤寐西周  
儻知公者測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  
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嗚呼云云或問贊皇公之  
秉鈞衡也毀譽如之何削禍亂之堦闢孤寒之路好奇

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勲業素高瑕疵乃顧是以結怨豪  
門取尤羣彥光福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後二十  
一歲復爲僕射武皇朝猶主國凡有親戚  
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  
得路皆相賀慶而已後之文場困辱者若周人之思  
鄉焉皆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迴首望崖州

### 南黔南

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縷乘牝衛薄遊上蔡  
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云南秀  
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  
之地唯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  
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睚眦之怨必酬吾雖位  
微幸當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奠飯嫗焉轉黔南經略使

大更風俗凡是溪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  
光先柳子厚在柳州呂衡州温嘲噓之曰柳州柳刺史  
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  
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向南亭醉  
南風變俗談譔駁史三十卷與馬史殊貫班書小異三  
國二晉已下之文多被攻難每於朝野推論莫能屈之  
者乎唯吳武陵郎中劉軻侍御俱服其才識也初爲拾  
遺與崔詹事黯因諫諍出宰崔爲支江令南爲松滋令  
二諫垣墻矯翼翩翩無所羈束雙名並扇二邑安然公  
府常爲高榻相待南公猶贈副戎等詩曰翺翺曾在玉  
京天墮落江南路幾千從事不須輕縣宰滿身猶帶御





雲溪友議卷下目錄

和戎諷

去山泰

因嫌進

訊岳靈

沈母議

龜長證

祝墳應

郭僕奇

名義士

江客仁

豔陽詞

溫裴黜

琅琊忤

巢燕詞

題紅怨

羨門遠

金仙指

蜀僧喻

雜嘲戲

窺衣帷

閨婦歌

...

...

...

...

...

...

...

...

...

...

...

雲溪友議卷下

唐 范攄 著

和戎諷

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之  
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  
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泠朝陽皆不是  
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  
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  
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  
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鑿擬以女嫁昱令改其  
姓昱固辭焉上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

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  
疊仕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  
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  
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  
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文宗武宗之代舉子亦有斯  
詠果毅者佳焉有項斯者長安退將詩曰塞外衝沙損  
眼明歸來養疾臥秦城上高樓閣看星座着白衣裳把  
劍行常說老身思鬪將取憐無事削蕃營翠蛾紅臉和  
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蘇郁曰關月夜懸青塚鏡塞雲  
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鷄轉更多

去山泰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  
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  
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  
嶽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  
試官以解首送言也時京兆尹張大夫毅夫以馮參軍  
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爲第  
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李潘舍  
人放榜以言爲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而爲望外也  
乃馮涯知人尋亦獲雪

因嫌進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

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於州牧而遺五布三帛矣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禮正郎微誚焉贊皇母氏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趙郡果爲宰輔竟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才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尙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是麤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卽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卻焉相府不能因私訕士唯唯而從

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觀者皆訝焉

訊岳靈

樂坤員外素名冲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而起歸耕之思乃辭知己東邁夜禱華岳廟虔心啟祝願知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則重適關城如不可則無由再窺仙掌矣中夜忽寐一青綬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冲也冲遂改爲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曰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神甚靈也

沈母議

潞州沈尙書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也吳興沈氏相見問葉不問房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其知者汝其不惑孰能見哀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後果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龜長證

左傳稱筮短龜長知凶襲吉易經周魯上聖龜亦備在典彝後之學者隨應而術之李相公回以舊名躔累舉



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者筮一者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隲他年必爲深躋矣淮南從事力薦畢丞相誠後又舉趙渭南叅李公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丑至庚申辛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永興魏相公謬爲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

金璋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李公曰  
如今脫卻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  
得以舊事相讓耳李乃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  
相府至今少臺官之直拜也後三五年間魏公亦自同  
州入相寔繼文貞之諫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  
有九江之際續有臨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  
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牽也

祝墳應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  
馬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倏遇  
甘菓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壘以求聰慧而思

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  
腑及睡覺而吟詠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  
也旣成卷軸尙不棄於猥賤之事眞隱者之風遠近號  
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  
必見拒也或持茶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  
資其異論耳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  
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  
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日日暮堂前花藥嬌爭  
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鸞下柳條江  
際小兒垂釣日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  
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郭僕奇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勝甚眾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沉雲不遵驅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卻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全曙司錄嘗述此事

於王祝李磻二郎中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

名義士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窆於旅逝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書板爲其記耳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愒也乃於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眇矚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禮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廖

君自西蜀取東川路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飮啜熊鹿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啼又贈賚縉錦一駄其價直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縮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弔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逾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竟不挈還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於文武宰寮願識有

方其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  
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  
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述焉

### 江客仁

李博士涉諫議渤海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袂凡有  
囊裝悉分匡廬隱士

荷戴山人芳也

唯書藉薪米存焉至浣口

之西忽逢大風鼓其征帆數十人皆馳兵仗而問是何  
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間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  
輩不須剽他金帛自聞詩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貴  
也李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卻而覩斯  
人神情復異而氣義備焉因與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

機之薦也李君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

謂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

劉全白也

劉李有

昔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

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陽夜

醺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

娥二十年李君歎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喜

恨無言於知舊歟

李博士奇義且多注不盡錄爾

後番禺舉子李彙征

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韋氏之

莊居韋氏乃杖屨迎賓年已八十有餘自稱曰野人韋

思明幸獲祗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征

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



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  
還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韋乃喟然歎曰老其  
醜矣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  
山無古今韋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也  
叟復還令曰此公頭白真可憐惜伊紅顏美少年於是  
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善矣  
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  
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  
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卻向五雲翻翅飛  
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  
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

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  
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韋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  
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後與李涉博士  
蒙簡此詩因而跽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  
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于一紀李旣云亡  
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潛然或持觴而酌反袂  
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  
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雲谿子以劉向所謂傳聞不  
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也軋符已丑歲客于雪川值李  
生細述其事彙征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手翰冀余導  
於文林且思明感知從善豈謝古人乎

艷陽詞

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藉  
有辭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爲監察  
求使劔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  
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辭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挈  
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及  
辭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  
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  
雲高元公旣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第議出  
同州詔云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鬪塞之過也乃廉問澗東別濤已逾十  
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

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雖不及  
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新粧  
巧樣畫雙蛾幔裏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  
輕踏皺文靴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  
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卽羅噴之曲  
也

金陵有羅噴樓  
卽陳後主所建

採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

所作其詞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詞云不喜秦淮水生憎  
江上船載兒夫聳去經歲又經年一借問東園柳枯來  
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二莫作商人婦金釵  
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舡三那年離別日只道  
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四昨日勝今日今年

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五悶向江頭採白蘋

嘗隨女伴祭江神眾中羞不分明語暗擲金釵卜遠人

六昨夜北風寒牽舡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櫂始知難

七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泣且以藁砧尙在

不可奪焉元公求在淞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此亭宋

製壯麗天詩曰役役間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

下莫比也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疏因循未歸得不

是戀鱸魚盧侍御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誰

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蕪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

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嘉偶初韋蕙蕪

逝不勝其悲韓侍郎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女嫁

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  
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  
君營奠復營齋又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

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

武昌建節

李相牛相元相比也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

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問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親情半未相見所以如  
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  
眼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壻  
相隨卽是家裴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  
是悲殊命唯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

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編錄之

温裴黜

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弟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舉子温歧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裴君旣入臺而爲三院所謔曰能爲滛艷之歌有異清潔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詞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又曰斡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鈎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詞云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

憐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曰：獨房蓮子  
没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  
是下官。温歧曰：一尺深紅，朦朧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  
懽。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曰：井底點燈深燭  
伊，其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  
知。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德  
華者，乃劉採春女也。雖羅嘖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枝  
詞採春難及。崔副車寵愛之異，將至京洛後。豪門女弟  
子從其學者，眾矣。温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  
爲浮艷之美。德華終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  
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滕邁郎中一首三條陌上拂



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  
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  
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  
一首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  
應惜殷懃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尙書一首春江一曲柳  
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  
今朝韓琮舍人二首枝鬪芳腰葉鬪眉春來無處不如  
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苑隨堤  
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  
入漢宮雲谿子曰漢署有艷歌行匪爲桑間濮上之音  
也借以雪月松竹雜詠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覩其妙

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  
中云陶令門前骨接離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  
二字最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詩云南  
陌遊人迴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謂亭稱奇矣

瑯琊忤

王建校書爲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  
南合成二首矣時謂長孫翽朱慶餘各有一篇苟爲當  
矣長孫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  
水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君詞曰寂寂花時閉  
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  
敢言元公以諱秀明經制策入仕

秀字子芝爲魯山令  
政有能名顏真卿爲

碑文號曰元魯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

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  
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莫若茲乎乃自河南之喻也  
渭南先祖內宮王樞密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後懷  
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多遭黨錮之  
罪而起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  
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元公親  
承聖旨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何其慎靜  
乎二君將遭奏劾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  
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  
來籠馬每交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

是當家類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巢燕辭

近日舉場爲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往式乎然由  
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標對月落句云長安一夜千  
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秦交云一種蛾眉明月  
夜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君章題之中頗得聲稱也元和  
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爲歸燕詩  
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  
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  
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礮礪也詩  
曰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栖

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  
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  
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眞笑白頭人  
改爲還似白頭人言我將老成名似花芳艷詎能久乎  
及還鄉而逝前有章八元後有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  
遠而還不達矣後五十年來有閩川歐陽澥者四門詹  
之孫也賈陵陳羽李觀李絳韓愈王涯劉遵古崔羣  
馮宿李博等與四門同年其名流於海岳澥  
娶婦經旬而辭赴舉抗節不還詩云黃菊離家十四年  
又云離家已是夢松年又云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  
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也亦爲燕詩以獻主司  
鄭愚侍郎其詞雖爲朝賢稱歎尙未第焉澥詩曰翩翩

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迴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  
歸去爲誰來

題紅怨

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願衰悴不備掖庭常  
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  
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願况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  
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曰愁見鶯啼柳絮  
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  
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舉來  
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旣省  
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後亦一任

范陽獲其退宮觀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  
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太  
急深宮盡日間慙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美門遠

紇干尙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  
延方術之士乃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  
海精心燒鍊之者夫人欲點化金銀非擬救於貧乏必  
期多蓄田疇廣置僕妾此謂貪婪豈名道術且玄妙之  
門虛無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況乎不得悉焚參同  
契金訣者其言至也皇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日日勤求  
藝術衙時有一道士策杖躡屨直入戟門門人以廉使

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則傲然不窺  
向竹而吟曰積塵爲太山掬水成東海富貴有時乖希  
夷無日改絳節出崆峒霓衣發光彩古者有七賢六箇  
今何在自謂我是一賢也訪其名姓曰黃山隱府公未  
能明其真僞請於宮觀願在牌亭得觀雲水亞相曰斯  
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試令幹事軍將持書送絹百疋  
錢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隱啟緘忻喜立修迴報遂乃  
脫其道服飾以青衿引見謝陳禮度甚恭殊異初來傲  
睨之矣皇甫公判書之末乃至盡刑曰道士黃山隱輕  
人復重財太山將比甌東海只容盃綠綬藏雲帔烏巾  
換鹿胎黃泉六箇鬼今夜待君來雲豁子曰王子年之



著書也不脫後秦之難東方朔之知機也恐羅西漢之咎是喬松獨樂巢務不居若山隱者擬爲妖惑敢箴公侯死無干吉致孫策鏡裏之殃來非許邁起劉恢舟中之顧足見凡愚黃山隱自貽之禍安定公明察之斷合其宜乎

金仙指

鄧州有老僧日食二鴟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饑之際貧士求凴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嗽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餘其鳩二腳亦生其僧後乃不食此味覩驗眾加敬乎號曰南陽鴟鳩和尚也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

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眾入  
屍陁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數啖不已眾生掩鼻而走  
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  
進也此事柳僕射仲郢在興元日覩驗之也寶志大師  
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  
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志公乃吐出小  
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有鱠殘魚也且達人  
崇佛奉僧近亦眾矣若留守王僕射逢裴相公休鳳翔  
白中令敏中夏侯相攷崔僕射安潛皆嚴飾道場躬自  
焚香執錢老而無倦焉然諸貴達皆乃惡其過犯必不  
容貸焉李常侍續分陝之日閒登城樓遙見二僧抱秩

從寺門而出有二鬼異狀隨僧後諦聽行過百步忽見  
一女子自東而來二僧極目而送鬼乃俱怒拋砂石作  
旋風左右或有見者遂召僧至問其所以具云初出寺  
門共論經義尋有他言不敢隱諱伏藏公曰鬼神重齋  
戒善惡必知二僧旣還益加惕勵也岳牧李員外膺羣  
玉校書者卽岳牧從孫也昔來覲謁曾與宴席李公曰  
吾徵士也識古知今視汝儕流只如粟粒羣玉兢惶幾  
不脫於櫝辱其高槩如此有天下名稱羣玉後過岳陽  
題詩曰昔年曾接季膺歡遠泛仙舟醉碧瀾詩句亂題  
青草發酒腸俱逐洞庭寬浮生聚散雲相似往事微冥  
夢一般今日片帆城下過春風迴首涕欄干岳陽於奉

釋之心日無倦矣嘗撰清遠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  
故投網羅者其不恕乎嘗斷僧結黨屠牛捕魚事曰違  
西天之禁戒犯中國之條章不思流水之心輒舉庖丁  
之刃既集徒侶須務極刑各決三十用示伽藍襄州李  
八座翽斷僧相打云夫說法則不曾敷坐而坐相打則  
偏袒右肩左肩領來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  
以例三千大千又斷僧通狀云上歲童子二十受戒君  
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  
東界婺州陸郎中長源判僧常滿智真等同於倡家飲  
酒烹宰雞鵝等事云且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  
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

有淨名入諸媼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僧痛  
杖三十處死又斷金華觀道士盛若虛云本是樵童牧  
豎偶然戴幘依師不遊玄牝之門莫鑒丹田之義早聞  
憊犯苟乃包容作孽旣多爲弊斯久常住錢穀唯貯私  
家三盞香爐不修數夕至於奴婢遍結親情良賤不分  
兒女盈室行齊犬馬一異廉愚恣伊非類之徒負我無  
爲之教貸其死狀尙任生全量決若干便勒出院別召  
精潔主首務在焚修浙西韓相公晃斷法師雲晏等五  
人聚集賭錢因有喧諍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  
財白日旣能賭博通宵必醉罇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  
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蜀僧喻

雲谿子昔遁西霞峰厥氣方壯嘗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南泉之德業諸佛之支體維三經云卽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離佛離道卽是一真大師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惡智有利鈍心智兩非名爲究竟南泉旣逝崔行檢員外爲之銘曰百骸俱散一物常靈釋學徒服其簡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亡智者則論六度迷津三明啟道此滅彼往無榮絕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別吟以王梵志詩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鄙其理歸真所謂歸真悟道徇俗乖

眞也詩云欺枉得錢君莫羨得了卻是輸他便來往報  
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  
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  
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眾生肉形殊性  
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將來作已  
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  
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  
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  
哭元來心裏喜又曰麤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  
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髓我有波羅蜜飽食不知  
慙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貧昨日了

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  
人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卻是成憂惱珠金虛  
滿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解暫思  
量貧兒二畝地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供父娘  
圖謀未入手祇是願飢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  
曰本是屎屎袋強將脂粉塗音茶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  
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  
後隨車強叫喚齊頭送到墓門迴分你錢財各頭散又  
曰眾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唯欺謾口中佯念佛  
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閤鬼見拍手笑家  
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



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  
殺命背面被生嗔喫他他喫汝輪環作主人又日照面  
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  
大樹小皮裹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  
宅無人橫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  
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  
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何物貴  
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對  
客誇妻兒青石螿行路未知身死時

雜嘲戲

萬彤雲爲白太傅所知後遊梓州累爲閹人艱阻爲詩

以獻盧尚書弘宣范陽公怒闔者而禮萬生焉詩曰荷  
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尚書輕下客山  
家無物與王權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飲至今  
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盧子發白帝城頭二月時  
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袁許客子由來是相師  
詠螃蠏呈淞西從事皮日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  
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又題金  
錢花陰陽爲火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  
顏色不知還解濟貧無鄭愚醉題廣州使院似譏前政  
數年百姓受飢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  
大須慙愧石留黃又擬權龍褒體贈鄆縣李令及寄朝

右李乃因病休官鄆縣李長官橫琴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李日新題仙娥驛詩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黜餽籩古餼頭更有臺中牛肉炙尙盤數齋紫光毬賀祕監顧著作吳越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釵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兒顧況和曰釵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張祐客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佻侮慢祐之篇詠後壇與祐卷欲其潤飾之祐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爲餞別焉昔人有玉盃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盃有當時聲温州顏

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着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張祜爲冬瓜堰官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無不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倦秀才居多職事皆怯於祜錢塘酒徒朱沖和小舟經過祜令語曰張祜前稱進士不亦難乎沖和乃自起名而贈詩嘲之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說我能韋鵬翼戲題盱眙邵明府壁豈肯閒尋竹徑行卻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卻青山臥月明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三木乃書榜子示諸妓云

嶺南掌書記張保胤綠羅裙上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  
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遮迴不敢惱兒郎時謂張書記文  
彩縱橫比之何遜人材瓌偉有似玄宗及罷府北歸留  
詩戲諸同院聞者莫不大哈詩曰憶昔前年富貴時如  
今頭惱尙依稀布袍破後思宮內錦袴穿時憶御衣鶻  
子背鑽高力士嬋娟翻畫太真妃如今憔悴離南海恰  
似當時幸蜀歸莆田縣有染家家富因醉毆兄至高標  
十木旣歸鄉親爲會有柳逢秀才旅遊掇席主人不樂  
柳生怒而題壁染人遂與束帛贖其詩紫綠終朝染因  
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浙東孟簡尙書六  
衙按覆囚徒其間一人自曰魯人孔暉獻詩啟云偶尋

長街柳陰吟詠忽被都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  
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薛陟不  
知典故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輒恣  
威權醜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效尙  
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孔生詩曰有箇將軍不得  
名唯教健卒喝書生尙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  
行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  
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  
召來柳際花間任爲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  
賓佐兼寄大梁李尙書詩曰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  
佛畏青娥樂營卻是間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戲酬張

十五秀才見寄池毫二州之事宣武軍掌書記李晝秋  
浦亞卿顏叔子譙都中憲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唯  
恐他時立棘垣題大梁臨汴驛進士姚嶸近日侯門不  
重才莫將文藝擬爲媒相逢若要如膠漆不是紅粧卽  
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遊於漳州頻於席上喧  
酌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  
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馳騎迎之詩曰慣向溪邊  
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觸杵王衙押不得今朝  
看飲鄉

窺衣帷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

王緒相公之女  
維右丞之姪

初王相公鎮

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  
增學妾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未或知  
之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厭薄之甚元乃遊秦爲詩別  
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  
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日路掃飢寒跡天  
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旣到京屢  
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  
諸姨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  
解笑明機婦耻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  
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而或間阻  
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



舞衣裳孫弘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元公於是  
稍減矣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賀者眾矣韞秀置於閒  
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條長三十丈皆  
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  
香香亘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  
婢對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  
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  
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飾於他人而不及於太原之骨  
肉也且曰非兒不禮於姑姊其柰當時見辱乎洎元公  
貪恡爲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  
量節概固高丞相已謝上令入宮備彤筆箴規之任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  
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  
宥連罪或云京珉笞而斃矣

閨婦歌

朱慶餘校書旣遇水部郎中張知音遍索慶餘新製篇  
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抱而推贊  
歎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而諷詠之遂登科第朱  
君尙爲謙退閨意一篇以獻張公張公明其進退尋亦  
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  
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張藉郎中酬曰越女新粧  
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

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